

文学报新批评

文丛·第一卷·第5辑

关于《知音》的 是是非非

《文学报》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文学报新批评

文丛·第一卷·第5辑

关于《知音》的 是是非非

《文学报》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报 / 《文学报》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3

(新批评文丛. 第1卷)

ISBN 978-7-5458-0870-4

I. ①文… II. ①文…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9413 号

责任编辑 马丽娟

封面设计 汪 昊

技术编辑 丁 多

文学报·新批评文丛(第一卷)

《文学报》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mm 1/32
印 张 36.25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870-4/I. 258
定 价 128.00 元

关于《知音》的是是非非

目 录

新批评 第二十一期

2012年4月19日

- 1 悲催但不悲剧 / 何 英
- 6 傲慢,以及假花的秘密 / 黄德海
- 13 点铁成金叹“遗书”
——“黄佐临来信”辨析 / 吴拯修
- 22 我宁愿不“新锐” / 罗从政
- 26 让人置疑的名家写作能力 / 黄惟群
- 29 耽美文化:腐女的男性想象 / 曾于里
- 35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用双重标准
——与陈漱渝先生商榷 / 华 敏
- 40 我看电影《武训传》解禁 / 谢端平
- 43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评《情谜》 / 杨一苇
- 46 PPT 电影——评《女人如花》 / 焦新一

目 录

新批评 第二十二期

2012年5月10日

- 49 论“指鹿为马”及其2.0版
——兼谈《陆犯焉识》／陈 冲
- 60 犹如泪珠射来颤抖的光明(上)
——余易木论／李建军
- 73 美剧临摹者的困境／徐毅成
- 77 致部分微童话作家／普 飞
- 79 回归常识,创作才有希望
——也跟陈冲先生说说悄悄话／周思明
- 85 新文人电影《柳如是》／胡 笛
- 87 铁娘子不“铁”——评《铁娘子》／成 扬

目 录

新批评 第二十三期

2012年5月24日

- 90 王者归来？
——从《牛鬼蛇神》看小说何为 / 何 英
- 98 马原“老”矣？
——评《牛鬼蛇神》 / 曾于里
- 109 犹如泪珠射来颤抖的光明(下)
——余易木论 / 李建军
- 123 俞平伯否定《红楼梦》后四十回是武断片面的 / 石 磊
- 131 华语电影奖：要民主还是专业？ / 郑周明

新批评 第二十四期

2012年6月7日

- 136 蔡翔《革命/叙述……》指谬(上) / 王彬彬
- 150 历史散文也可戏说？
——以诸荣会“江南风流”系列散文为例 / 秦兆基

目 录

- 163 悄悄话答周思明先生 / 陈 冲
- 167 《收获》“谢绝转载”能否遏制选刊“拿来主义”? / 钱兆成
- 170 日本鲁迅研究的歧路 / 白 草
- 173 观当下中国电影批评之困境 / 高 凯
- 177 《黄金大劫案》:妥协的笑料 / 王 帅
- 181 《心术》:这 CT 做得有点“飘” / 周思明

新批评 第二十五期

2012 年 6 月 21 日

- 184 关于《知音》的是是非非 / 张涛甫
- 192 网络小说,能否 YY 得少一些? / 陈金霞
- 197 蔡翔《革命/叙述……》指谬(下) / 王彬彬
- 210 我之“历史文化散文”观
——兼与秦兆基先生商榷 / 诸荣会

目 录

- 217 “创新”乱象与艺术自律
——对一场失败演出的再思考 / 陈昌友
- 222 国产儿童片能否走出“弱智”阴影? / 孙 仲
- 224 中国动画片:长不大的商业片 / 麦克疯



严歌苓

悲催但不悲剧

何 英

- 普通人怕死,可在希腊悲剧中,死亡凸显生命意义。悲剧功能在于揭示现实生命中的“伟大瞬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陆焉识的生命意义也许从没有得以凸显出来。
- 这一次的《陆犯焉识》直称是其祖父人生遭际和精神世界的探寻。这要是为祖父立传,作者必得更加遵循其真实性的原则。但作为一部小说,读者要说,确实有很多真正精神的内容作者没有提供。这不得不说是这部小说的缺憾。

1926—1937年的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在这样的语境下看《陆犯焉识》,觉得了一种距离。也许,东西方对于

知识分子的范型规约不一样。中国自然也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说法，也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走上街头就义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来也有到底是胡适还是鲁迅的争论。西方后现代派理论家更是纷纷重回政治的视域来解剖一切真理。所以，历来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是最麻烦的。毕竟信仰是一回事，面对强权和屠刀是另一回事。恐惧是本能。自古以来能战胜本能的人，又有着崇高的信仰和正义的行止，才配得上卓然独立于世而后为人景仰的尊崇。对知识分子而言，赛义德的总结更通俗明了：特立独行、能向权势说真话、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

陆焉识的一生够悲催的。民国的牢坐过，共和国的牢坐过，中国的牢底都快让他坐穿了。智力超群、语言奇才、留美的语言学博士，认真地做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惟纯学术研究为正途。在那个每时每刻身边远处都是政治的险恶环境中，一名顶尖的知识分子，却能够不闻不问世间事。作家热内说过，在社会发表文章的那一刻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活。陆焉识大概深谙此理，他从不主动发表时事文章更不主动发表意见。但他追求自由，在大多数人水深火热一触即发的时代里，在绝大多数人没有解放的时候，他追求个人的自由。他的追求超前了，必然不得实现，也必然由别人决定他是否自由。强权也总是把他的自由踩得粉碎，自由终于以自由的反面反讽了他。他不关心公共事务，不对公共事务发言（作为那个时代的留洋博士，同时代留美的胡适、留日的鲁迅是背景的话，陆焉识的表现似乎乏善可陈。）社会的风云激荡席卷一切，他作为一个受害者被迫害。他的恩娘痛心地说，你是一个没用场的人。这不奇怪，百无一用是书生。我们的传统已经把知识分子弄成了没用的书生。同时他不得不且必然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要自由，却缺乏勇气，总是被女人的眼泪羁绊；除了出国留学，他的人生都是被动的，被动地卷入同学大卫的文字阵，以及后来的政治斗争，

被动地从民国起一直挨整到70年代末。这个人物可怜,却无法激起一掬英雄泪的壮烈之美,因他实在没有多少光彩夺目的时刻。如果用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的描述来看,陆焉识恐怕只能是一位没有起到知识分子作用的知识分子,一个有机的知识分子。最后连当一名有机知识分子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所幸的是,按法国人班达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因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承受的受难殉难式命运,女人被排除在了真正知识分子的范围之外。所以,也敢就知识分子话题发些以上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议论。

作者的笔墨于两大块内容最集中,一是陆焉识的监狱生活,一是陆焉识的家庭生活。陆焉识怎样艰难地去见小女儿丹珏写了77页,当然这中间还穿插着交代了好些事情,但仍然还是在监狱生活和家庭生活这两大块内容上打磨。作为上世纪初留学美国的博士,他的学术或者文字生涯,在我们关于现代文学的背景语境想象中,应该是多么的风生水起跌宕起伏。这部分最能体现陆焉识风采的内容较为缺失,大卫和凌博士是她惟一较多笔墨写到的文化圈人物,一个是有着斗争激情的革命者,穷且饿,要向陆焉识借论文,并没有“为四万万同胞”的崇高目的,总是几笔带过地略写。就在这不多的,几乎可以说是珍稀的几笔中,大卫的形象以小丑和漫画人物为特征。另一个形象就更模糊了,似乎是一个心胸狭猛冷酷无情的学阀政客。也许严歌苓为防作中后人对号入座引来名誉纠纷甚至诉讼官司,一切都隐晦含糊地写来。读者想看一部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看他们头脑中如何掀起知识或权力的风暴,看他们的小宇宙如何勾连起知识分子的前世今生,却只看到于作者来说,最擅长的那些内容:严歌苓早年的《雌性的草地》,关于大西北荒漠生活的描写就烂熟于心。就算是青海人,大概都挑不出她关于这块地域的小说描绘有什么瑕疵,作者于这一部分内容非常自信。关于知青或者犯人改造的历史掌故她也掌握不少第一手资料,也写过电影《天浴》。小说的开头对于大草漠的描写,简直显出一位语

言大师的表达力,令人叹为观止。光看开头,以为一部真正的巨著要诞生了。正当读者激起全部的热望,要看看陆焉识这位主人公,如何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中著书立说也好,左冲右突也好,前后矛盾也好,荣辱沉浮的一生。最能展示这个人物的重点也在于这里。遗憾的是,作者又顺着她写惯的、能写好的那一部分内容去了;陆焉识在狱中惟一思考的是他的娘子,一个不自由硬塞给他,他从未爱过的女人。作者倒叙起夫妻二人的家庭生活也表现得津津有味,婆媳关系家长里短地写来写去。这部分内容自然令人想起她写过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以及《寄居者》,写两个人一个屋檐下的爱情,虚构一段电影式的爱情传奇,谁能写过严歌苓呢。

当葛兰西写《狱中札记》的时候,陆焉识在给妻子写随笔散文。其实即便是随笔散文,作者也可以把这部分内容亮出来,让我们看看这位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但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个人物似乎并不以爱智求真、公理正义的信仰或野心为自己的身份归属,更遑论民族国家之类的宏大议题了。

本书的宣传语:将知识分子陆焉识的命运铺展在政治这块庞大而坚硬的底布上,检视了残酷岁月里生命可能达到的高度。似乎重庆监狱和后来的青海监狱就是他全部的“政治底布”。这些细节自然有其价值,作者在其中几次写到骤然降临的死亡,陆焉识的反应,那些恐惧、挣扎以及求生的本能,和最后放弃生命的坦然,都是真实可信的。而这一深度也确实如一次次的检验刀锋——死亡最大。在这个物质的死亡面前,精神似乎早已先期死亡,这才是知识分子陆焉识的悲剧。卢卡契将生命分为现实生命和真正生命,现实生命混沌可悲,生不如死,真正生命便表现为否定形式,死亡。普通人怕死,可在希腊悲剧中,死亡凸显生命意义。悲剧功能在于揭示现实生命中的“伟大瞬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陆焉识的生命意义也许从没有得以凸显出来。

作者的电影协会专业编剧的身份,使她总在不经意间把一部小说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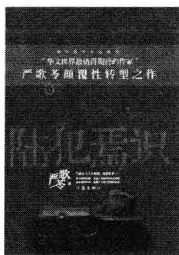
好看的电影。《陆犯焉识》似乎在比拼《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电影《布拉格之恋》。两个民族国家的政治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性构成了一种对比。《陆犯焉识》铺设的“政治底布”确实比《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酷烈得多。政治犯的监狱生活直追《古拉格群岛》。在《古拉格群岛》里,对于残忍的刑讯、荒谬的司法、沦丧的社会道德以及超强度的死亡劳改都有极其精炼真实的描述。而这部巨著的意义更在于知识分子对于加诸自身命运的思考。在集权面前,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却始终只能以懦弱的社会属性存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陆焉识也让我们看到了相似的懦弱。可是,一切止于此了。作者对于牢狱生活的物质描绘说得太多太细,不知怎么就失去了恐怖震慑的效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托马斯、弗兰茨、萨宾娜从未受到直接或者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打击。托马斯只是因为言论被当局从一名医生弄成擦玻璃的工人。《陆犯焉识》的幽默是语言上的,是作者中年风度的体现。不可能再像年轻时一样文风峻急,一切都可以娓娓道来甚至加一点无伤大雅的自嘲以及东方美学的自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却使人时时沉浸在一组一组的哲学辩论里:“轻与重”、“灵与肉”,《误解的词》以及关于记忆、虚弱、眩晕、牧歌、天堂等生存暗码的深思和想象。作品探讨爱的真谛,男女之爱、朋友之爱以及祖国之爱。每个人对于爱皆有自由抉择的权利,但也应负起对于爱的义务。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提出的问题,小说最后也以与爱人一起死亡作为承担爱的责任的承诺兑现。《陆犯焉识》关于爱情的想象是有限的,似乎是一种没有达成的爱使陆焉识在回忆中完成了爱情。她花了那么多的篇幅来写的爱

情,像没有对手的单方拉力赛,漫长而单调,相比较起来托马斯的爱情则张力十足。

严歌苓的小说从没有真实性的堪忧。《第九个寡妇》是作者听闻过在中原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作底子;《小姨多鹤》是作者采访过日本侵华战争后留在中国的日本女孩故事;《一个女人的史诗》也有着家族故事的影子;《金陵十三钗》自然也是真有其事,不过稍作调换另行虚构。这一次的《陆犯焉识》直称是其祖父人生遭际和精神世界的探寻。这要是为祖父立传,作者必得更加遵循其真实性的原则。但作为一部小说,读者要说,确实有很多真正精神的内容作者没有提供。这不得不说是这部小说的缺憾。

傲慢,以及假花的秘密

黄德海



- 去国经年的现代写作者在异国思维里浸染日久,早就不懂得什么近乡情怯,用语言衣锦还乡的他们,面对故国人物,往往会流露出不经意的傲慢。
- 手握普世标准的作者,凭借自己搜集材料的功力,挟持题材、人物,仰仗自己久而弥熟的叙事技术,捆扎出了一束尚算得上漂亮的假花。

去国经年的现代写作者在异国思维里浸染日久,早就不懂得什么近乡情怯,用语言衣锦还乡的他们,面对故国人物,往往会流露出不经意的傲慢。仿佛怕阅读者识不出自己显而易见的傲慢,严歌苓在新作《陆犯焉识》的主人公名字上都做了文章——陆焉识、冯婉喻——就算大陆的“陆”不是作者有意为之,“哪里识别得出委婉的讽喻”之意却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如此傲慢的作者,在小说里写出了怎样惊天的秘密?

《陆犯焉识》的一个公然的秘密,是关于题材和写作技术的。由于众所周知的现实境遇以及自身畏葸的心理因素,造成了内地作家对不少特殊文学题材的无奈、无助以及(由此引致的)无知,这些题材因禁忌而成为公然废弃的富矿(称这些题材为“富矿”,显然不是为了炫耀)。作为侨民的海外华语作家不必像卓别林《淘金记》的主人公那样历经困苦,就已然由于身份原因坐拥了金山。何况,海外经历让这些写作者见识了新世界,体悟了新概念,确立了新立场,一件陈年的、毫无故事的普通旗袍都能被思考和想象方式焕然一新的作者改出别致的欧美样式,更不用说大部分特殊题材本身就拥有删除不尽的传奇色彩。

严歌苓承认,三十多岁到美国后,自己的脑子被美国文化“大洗牌”,学会了从“新的角度看问题”。而她拥有的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艺术硕士和好莱坞专业编剧的双料头衔,也让我们不得不相信,去国前已在内地出版过三个长篇的作者,其写作技术已获得了西方社会的广泛认可。这个技术娴熟的作者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正因为人在非常的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通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我总在寻找这个‘特定环境’,以给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间。”这次,严歌苓提取了那些特殊题材中一个,为人物找到了不可多得的“特定环境”。

《陆犯焉识》写了三个时期——1954年前,1954年至1976年,1976年后。居于叙事核心地位的,是1954年陆焉识因不识时务,在“肃反”中被投入大牢,并因其进一步的不识时务而被判为无期,投入西北荒漠劳动改造,直至“文革”结束。在某种意义上,严歌苓没有浪费这个题材,小说写了荒漠上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犯人对监管者的行贿,囚徒的凶残和偶尔流露的温情……陆焉识也在此过程中变成了绰号“老几”的老无期,并假装结巴以适应改造,还有一次成功地做了“逃犯”。当然,承认不愿跟读者为难的作者不致让重重苦难阻塞作品的可读性,因而(即使从全书来看)叙事节

奏快慢结合,叙事色调或明或暗,始终保持在一个点到即止的分寸上,不致让读者太过压抑或放松。或许,严歌苓早就深谙《人猿泰山》的创造者 E. R. 巴勒斯的名言,“尽量不使读者动脑筋是一本书畅销的关键”。更重要的,可能是作者根本无意为那场旷日持久的灾难立传或安魂,题材本来就是凑巧送上门来的,只能成为某个鲜明主题的悬浮背景,用完即抛。她更为关注的,始终是那个所谓的“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通的秘密”。在陆焉识身上,这个秘密是什么?

1954年“肃反”之前的陆焉识,循着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流行的套路,才华,以及才华带来的嫉恨;继母,以及继母张罗的婚姻;妻子,以及妻子的柔顺;出轨,以及出轨后的坦然……被捕之前,继母去世;被捕之后,才华再无用武之地,“陆犯焉识”的人生中只剩下了两个关键词——妻子和出轨。没错,这正是作者要写的那个“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通的秘密”之一。劳改的二十多年,成了陆焉识忏悔的时间长度,他在心里盲写给妻子的信(真实的信因为有人检查,写得更像公文),逃狱,都是为了忏悔自己的出轨,赢回自己曾经弃之若敝屣的妻子的爱。他意识到,那个此前在他眼中几乎一无是处的妻子,原来有“很美很艳的时候,起码她有美得耀眼的瞬间”,“这一切不是当时三十多岁的陆焉识能够解读的,是五十岁、六十岁的陆焉识一点点破译的”。

陆焉识破译的,其实是严歌苓的爱情观,“最最强烈的爱情是被禁锢的爱情,比如贾宝玉和林黛玉,罗密欧和茱丽叶。这种爱情连苦涩都会享受的,而且我觉得爱情在有的时候都在发生,在最艰苦、沉重的大时代里,爱情都在发生”。不论“最最强烈的爱情”是不是“被禁锢的”,可以肯定的是,爱情确实“有的时候都在发生”。然而,文学作品书写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有的时候”,而是跟所写的“这个时候”在一起的。作为人物的“这个人”与其共生的“这个时候”对抗、争斗、妥协,最终生成精致微妙的样式,如此,才是“这个人”的爱情,也才是爱情所在的“这个时候”,双方各自以对

方的成立而生动。但在《陆犯焉识》里，严歌苓却把与陆焉识共生的时代作成了背景，被她抽象出来的“爱情”是唯一重要的东西。于是，这爱情因超脱于时空而没有东西能伤害，却也因为没有温度、气息和疾病，丧失了动人的力量。单单关注爱情，我们或许小视了严歌苓这部“写得最用心”，“也是最满意”的书，因为作者要写的，是“一个人对感情、对自由的一场近一个世纪的彻悟”。毫无疑问，主人公对“自由”的“彻悟”，是严歌苓要写的另一个“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通的秘密”。从这个方向上看，“陆犯焉识”的“囚犯”含义就不仅仅是实质上的牢狱之灾，还包括身心不得自由的隐形囚禁。想到这一层，回顾陆焉识的一生，果然，他一直被囚禁在各种有形无形的牢笼之中。家庭，继母以软弱为利器的爱囚禁了他（应该说，在写到旧家庭内部的杯水风波、蜗角争斗时，严歌苓很好地展现了她的才华）；爱情，妻子的不遂人意囚禁了他；社会，派系的争斗囚禁了他……仿佛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陆焉识的一生，疏而不漏。在这样的困窘中，陆焉识如何“彻悟”了“自由”？

从作品来看，所谓的“彻悟”，最终仍然与爱情密切相关——跟发妻冯婉喻一起，陆焉识完成了对自由的认知。这就要讲到小说的第三个时段，1976年之后的故事了。获释的陆焉识有了向妻子忏悔，从而放下压在自己心中二十几年的巨石的可能。就在这时，作品给出了一个琼瑶式的结尾——冯婉喻失去了记忆，她不再认识清醒时宠着、爱着、崇拜着的丈夫了。因为失忆，婉喻的性情也变了，一改往日的端庄、含蓄、隐忍，对看不惯的人和事破口大骂，并在最后的岁月里坚持赤身裸体。妻子去世之后，陆焉识历经二十多年劳改而不改的直言批评社会和政治的习惯让儿子不堪忍受，于是，他又几近被子女囚禁了起来。最终，陆焉识带上自己的衣服和妻子的骨灰，回到了大西北，因为“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情形在这里出现了奇异的反转，陆焉识曾经的肉身囚禁之地，变成了他最终的精神自由之所。